

童年的时光

□ 王南海

时常梦回苏北老屋,妈妈坐在院子里,为我们烙出一张张喷香的煎饼,无论我多晚回家,都会听到妈妈叫我:“毛孩儿,回来了……”

老屋是爸爸妈妈自己一车土、一块砖地盖起来的,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院子,房间也不大,却格外温馨。妈妈喜欢把画报贴在房间里,邻居串门时,总笑着称:“你家漂亮得仿佛神仙洞。”

每每到了夏天,乡亲们吃过晚饭,都喜欢一人拿着一把蒲扇,坐在门口的大场上唠唠家常。年纪大的老人,有的会说书,就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传统故事。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,星空浩瀚,老屋静默,一切都那么美好。在我们听书的时候,一些可爱的萤火虫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,不远处的池塘里,传来了青蛙的呱呱声。村子里不时传来鸡鸣狗吠。夜深了,我们就返回老屋,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。

夏天里,妈妈总是醒得特别早,天还没亮,就下地忙活起来了。家四周都是池塘,妈妈担心我们去游泳,不安全,临走时,就偷偷地给我们的腿上抹上一点炉灰。我们这些孩子多聪明,看见妈妈走了,就一骨碌爬起来,呼朋唤友游泳去。我们像一只只泥鳅一样,“吱溜”一下钻入河中,玩个不亦乐乎。估摸着快到妈妈回来的时间了,就爬上岸,赶紧跑回家,擦干身体,再找一块炉灰,抹在妈妈抹的位置。不久,妈妈回来了,看我们似乎刚刚起床的样子,腿上的炉灰还在,就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后来,直到我参军了,才向

妈妈说起往事,妈妈则哈哈地笑,说:“我还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,原来早被你们这些孩子发现了。”

小时候,尽管家里条件艰苦,可是妈妈会节衣缩食,每年为我做新衣、新鞋。每当我穿着新鞋新衣,走在村子里,都感觉格外神气。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,几个孩子就商量着炖只母鸡吃。趁着大人们都干活去了,我们就三扒两括地抓住一只老母鸡,母鸡“咯咯”地叫着,我们却不知所措。几个孩子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只鸡,才能变成美味的鸡汤。

哥哥说:“先烧火,然后把母鸡掘进去就行。”我如法炮制,当炊烟升起来,母鸡即将被我们摁在大锅里时,妈妈看到院子里冒烟,以为着火了,慌忙跑回来,才发现是我们在“炖母鸡”。妈妈迅速解救了那只母鸡,我们却每人挨了一顿打。长大了才知道,当年家里的鸡蛋是唯一可以换钱的“宝贝”。

初中的时候,我去乡里上学,每天往返几十里。妈妈就把一些煎饼放在我的书包里。每天下午放学时,我早已饥肠辘辘。书包里只有午餐剩下的煎饼渣渣了。实在累得走不动了,我就坐在路边的大树下,慢慢把书包倒过来,找点煎饼渣,放进嘴里也感觉格外香甜。

老屋的院子里,种着一棵无花果树。每到无花果成熟的季节,那甜甜的果子,总让我垂涎欲滴。长大了,吃过很多无花果,都感觉不如老家的好吃。

走过再远的路,也难忘故乡。慢慢地,才懂得亲情永远是这世界上最优美、最绵长的画卷……

(作者单位: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)

并且都读完了研究生。

母亲83岁那年,突患脑血栓,瘫痪在床。作为一名警察,完成单位的工作任务后,我便守护在母亲身边,十年如一日。十年来母亲的病情多次反复,先后住院治疗二十余次。今年春节,母亲的病情愈加严重,医生也告诉我们要有个心理准备。

母亲病得越来越重,呼吸也开始变得微弱,我还是做了母亲最爱吃的菜,十余种,我把每一种菜都喂一口给母亲,我想这可能是母亲最后一顿饭了。我唯一能做的,是满足母亲在临终前,尝遍她生活中最爱吃的东西。

最终,疼爱我的母亲走了,我多想和母亲再多待几年,但我已无回天之力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传承母亲勤劳、诚实、厚道的家风,把家庭经营好,让母亲在天堂里放心。

(作者单位: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)

草帽辫的行家里手。

放假里,除了割草,小伙伴们大都聚在一起编草帽辫,挣零花钱。那些街坊的大哥哥、小姐姐们,即便是去谁家串个门,也不忘在腋窝里夹着用毛巾裹着的麦秸莠,手里忙个不停。手法快的,每人每天能编两把。手法慢的,两三天编一把也属正常。遇到阴雨天,大家常聚在一起开展编织比赛,饭都顾不上吃。所编织的草帽辫,三尺为一圈,十圈为一把,用绳扎紧存放。当时供销社专门收购草帽辫,也有人走村串户收购。根据编织质量及成色,一般每把能卖9分至1角2分不等。整个夏天,每个小伙伴都能编十几把,收入一笔多钱。按照当时的物价,对于我们来说,这也算是一笔可观的零花钱了。

如今,随着社会的发展,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,靠编草帽辫挣零花钱在农村逐渐消失。曾经风靡了二十多年的草帽辫编织技艺,变成了历史褶皱中的微尘,留给我们那一代人的,是永久的、美好的回忆。

(作者单位: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)

喊一声老战友情更长

□ 苗文金

军营一别无数春秋。很久没见面的战友胡国瑾,夜里突然跟我通电话,他的舌头仿若打着卷儿,浓重的山西腔夹杂着几分醉意。

在部队时,我在六连,胡国瑾在七连,两个连队并不毗邻。六连在营房西头,七连在东边。如果不是同为连队的文书,如果不是共同追求军校梦想,那么我俩估计至今互不相识。

2002年10月底,团机关下令凡是服役期将满的连队文书兼军械员,一律调离岗位。当时新兵十个月多的我和胡国瑾皆是“替补队员”,走马上任。因为基层新老更替现象普遍,不利于开展工作,军械部门立即组织专业培训。培训第一天,为方便点名签到,参训人员按照单位次序列队,胡国瑾和我站在一起,互通姓名后熟络了起来。时隔四个多月后,我俩又参加了军校学习班,同

班学习、同屋睡觉、同桌吃饭,在短暂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,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

到了年底,我继续留队服役,而他脱下军装打算回乡创业。离别或许再无相见日。起初我们隔三岔五通电话,军营的生活聊不够,随着时日增长,各自在生活轨道忙碌奔波,逐渐次数少了,最后断了联系。胡国瑾从此杳无音信。我也似乎忘记了在遥远的三晋之乡有个亲如兄弟的战友,忘记了我俩并肩苦练武器分解结合的情景,甚至忘记了我俩学则同桌,食则同席,寝则同榻,曾经为理想奋斗的时光……偶然一天有人和我说,胡国瑾时常问起我,这使我感动、温暖又不免愧疚,同时怪他不和我联系。我尝试摁下久未拨打的号码却无发拨通,我们失联了。

战友情即便少了生活的仪式程序,它仍像坛中尘封多年的老酒,酝酿得更醇更香更烈!后来,我也转业了。再后来,我写了一

篇短篇小说,分享在战友的微信群里,曲曲折折被胡国瑾看到,又设法从我的老乡董瑞雪那里得到我的微信号。视频接通后,胡国瑾那特有的爽朗笑声,把我带到那个火热沸腾的军营。素年锦时,稍纵即逝。原来一头乌发的胡国瑾额头已是不毛之地,而我呢,早已苍颜皓首,双鬓染霜。各自述说这些年的境遇,感叹岁月不饶人。多年不曾相见,不曾联络,喊一声老战友,说不尽的战友话,道不尽的兄弟情。老战友相见格外亲呀,叙旧相谈甚欢,如昔日般亲近随意,根本不存在时间情感的割裂痕迹。自此我们保持着联系,问候不断。

这次,胡国瑾的同乡战友侯宁要来邯出差,他想让我接待下。数年军旅生涯,点点入梦常相思,我满口应允。

第二天,战友侯宁与其同事抵达邯郸时,已是晚上9点,董瑞雪与我互相争着要做东宴请客。战友的情感没有是非圆滑,

只有真情的流露。董瑞雪比我早两年兵,他是1999年参军,五年后退伍还乡创业,开货车、包工程干得风生水起,在建筑行业把猛打猛冲的果敢作风展现得淋漓尽致,我们都自叹不如。其实我转业后很长时间,并不认识他,后来在一次战友聚会上才得以相见。

翌日摆宴,市内几个战友听说有客来邯郸都应约而至,开续战友情。此时,我们才知,“新战友”侯宁是通信连的兵,和我、胡国瑾是同年兵,原来是老战友。昔日我们肯定在队列场上偶遇过,在射击场上邂逅过,在大礼堂一同看过电影……举起杯倒满酒,至于新战友老战友已不重要,最关键的是我们都曾经穿过军装,扛过钢枪,共举一杆旗,曾经不负韶华,胸怀凌云壮志,保家卫国。

战友逢战友,分外高兴。战友啊,战友。喊一声老战友,情更长。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交巡警支队)



故乡风光

郝贵君

作 (作者单位:涿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)

怀念我的母亲

□ 孟令伟

93岁的母亲永远地离我而去了,留给我的只有无尽的怀念。母亲对我的疼爱,就像放电影一样,一幕幕在脑海里闪现,挥之不去,难以忘怀。

我的童年时代物资匮乏,粮食短缺,我的体质又差,因此,母亲对我疼爱有加。一家人吃糠咽菜,母亲总是给我蒸上几个白面馒头,放到竹筐子里,用木棍挑起,挂到高高的房梁上。吃的时候,母亲用木棍摘下竹筐子,拿出馒头,有时在锅里热一下,有时放到灶膛里烤得焦黄后给我吃。母亲为了让我增强体质,不时地给我改善生活,时常拿着粮票,领着我进城买上几个肉包子。

我8岁那年得了皮肤病,母亲步行4公里把我背到医院,给我拿药的钱不够,她当即卖掉了一副手镯子,这是母亲唯一值钱的东西,也是她珍藏了十多年的嫁妆。我的皮肤病反反复复,总也不好,后来母亲给我讨来偏方。那年的春天,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带着满满的期望,到地里挖蒲公英,回家洗净放到锅里再加一些中药材煮水,给我泡澡,半年时间里从未间断。我的皮肤病果然痊愈了。

我读小学的时候,多次逃学,老师每次都会叫去母亲,要求对我严加管教,母亲每次回到家里,总是以泪洗面,母亲没文化,大字不识一个,却明白读书的重要性,鼓励我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,用知识改变命运,跳出农

门。母亲对我谆谆教诲,我深受启发。我开始用功学习了,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。父亲在外地工作,母亲一人耕种着十余亩责任田,即使在秋收秋种农忙的时节,也从不叫我下地干活,让我把全部的精力用到学习上,最终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中学,母亲很是欣慰。

我娶妻生子后,母亲像疼爱我一样,疼爱她的孙辈。每日照顾孩子,就为了让我 and 妻子安心上班。母亲在对待孙辈的学习上毫不含糊。孩子放学一进家门,母亲就叮嘱他们先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,再温习一遍功课,使他們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,陪伴着孩子们读完小学、中学。后来,两个孩子先后考入大学,

编草帽辫

好的麦秸莠,这样既防止水分蒸发,也便于抽拿。

常言道:万事开头难。编草帽辫首先要“起头”。抽出四根麦秸莠握在手中,三根平放在掌上,第四根竖着插在第二根下面,在第一根和第三根的上面。用右手拇指将最下边的第三根,压在第二根上面,再插在第一根下面。左手拇指重复类似右手拇指的动作,最后形成七根交叉的麦秸莠。一边三根,一边四根。编草帽辫是用双手拇指的指甲向里一压二别进行编织的。当麦秸莠短到不能再编时,遂抽取一根新的麦秸莠接续上即可。只要学会了“起头”以及接续麦秸莠,编织就非常简单了。娴熟的人,闭着眼睛都能编,凭的是感觉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期,在老家农村长大的孩子,大都会编草帽辫。当时县土产公司组织生产草帽,技术人员送技下乡,在各村培训了一批编草帽辫的业务骨干,从而在农村催生了编草帽辫这一行业。编草帽辫是季节性的活儿,既可以把麦秸秆变废为宝,又能补贴家

□ 闫辰国

儿时的麦收时节,我和母亲总要抽出时间到打麦场上,把长得又高又直的麦秆挑选出来,剪掉麦穗,留下麦秸秆。母亲有她的打算,准备编几个蒲墩、打几领麦秸杆苫子,这是她多年的习惯。我们则准备编草帽辫,挣几个零花钱。我看上了供销社卖的彩色蜡笔、小画书和文具盒。

打麦场上没有树荫。母亲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半蹲在地上,她穿着偏襟土布上衣,头上顶着一块方巾。方巾遮挡着她半个脸,防尘也防晒,这是当时农村妇女在劳动时一贯的装扮。母亲双手梳理着麦秸杆,汗水早已湿了她的后背,头发一缕一缕披在脸颊两旁。我戴着用柳条编织的环形柳圈,柳叶那种苦香味绵长,最能提神醒脑。我将麦秸杆第一节一根根掐下来,在地上梳理整齐后带回家,存放于通风干燥处备用。

编草帽辫之前,要先泡麦秸莠。取适量的麦秸莠放入清水中浸泡一晌捞出,甩掉水分,麦秸莠由脆硬变得柔软,极易塑形。用毛巾卷一把泡

夏夜，我们去捉『知了猴』

□ 宋雁龄

又是夏夜,雨渐渐停了,窗外传来知了的叫声,时而音色低沉,底气浑厚,就像管弦乐器演奏着抒情乐章;时而尖细高昂,肆无忌惮地嘶鸣,仿佛不把人类的耳膜穿透不罢休。

知了是蝉的别名,也是夏天的代名词,它们用坚硬的口器插入树干,吮吸树的汁液,把营养与水分吸入身体。它们引吭高歌,目的是为了引诱雌知了来交配,在树上产卵。

很多人不喜欢知了的叫声,嫌太聒噪,让人心烦,而我却因为有几时捉知了猴的经历,所以从未对它产生过厌恶。

知了猴是知了的幼虫,生活在土中。据《礼记》记载,蝉不仅是平民的食品,也是君王贵族筵席上的佳肴,为此,不少地方至今仍保留着食蝉的习俗。

夏日雨后的傍晚,是捉知了猴的最佳时机。雨刚停,土地潮湿松软,村北的小路两侧散长着白杨树、榆树、柳树。我和小伙伴拿着玻璃瓶和手电筒早早走出家门,此时的天还没有黑透,知了猴大多还在土里。我们走在地垄上,低头弯腰寻找知了猴的洞。当看到大如花生米,小如黄豆大小的洞口时,就会眼前一亮。从选洞口边缘薄的,用小指指甲将洞挑大,这时,黄褐色的知了猴,就会凸着一双大眼睛,出现在眼前。光线的突然增强,让知了猴感知到危险的来临,它慢慢向洞中退却。这个时候,一定要快准狠,伸出食指迅速勾住它的前爪,提出洞穴,丢进玻璃瓶,盖上盖子,接着寻找下一个。

当夕阳沉到西边玉米地不久,夜幕降临,回头望去,远处的村庄亮起点点灯光,白杨树、榆树、柳树上出现短短长长的光线,那是许多手电筒照射的光芒。这时,我和小伙伴对视一笑,有种幸亏出来早,把大部队甩到后面的庆幸。于是,加快脚步,心情愉悦地做夏夜第一轮捕捉者,将不知何时爬上树干、玉米秧子上的知了猴一一捕获。

在夜色的掩护下,在地下蛰伏数年的知了猴用锯齿般的前足掘土出洞,攀爬树干或者棚架,只为在凌晨时分褪去外壳,展开双翼,羽化为蝉。也有蜕皮不成功的,上半身已从空壳里钻出,不知为何,爪子离开了树干,双翼没有展开,下半身仍与壳相连,泛着浅绿色的背昭示着想成为蝉,却最终失败。

除了在外乡田间的小路上捉,我家西院也是捉知了猴的场地之一。靠西墙的位置有一片竹林,每到夏天的夜晚,都会洒下一地竹影。水井旁有两棵枣树、一棵梧桐树,雨后的土地极其松软,知了猴就会悄无声息地爬出地面。有时能捉上两三只,有时一只也没有。然而,第二天清晨,又总能在竹子的枝头、枣树的树干上看到新鲜的蝉蜕。而那侥幸逃脱了的知了猴早已完成它的“金蝉脱壳”,不知飞往哪棵树上引吭高歌去了。

知了猴的吃法也有不少,常做的方法是清蒸或煎炸,儿时的我吃得最多的是清蒸。头天晚上把捉回的知了猴放进盐水里浸泡,第二天早晨上锅屉蒸熟。剥去外壳,掐掉下腹部,连头带背直接放入口中。知了猴的肉很有嚼头儿,口感略像鸡肉抑或瘦猪肉,但味道又像牛肉。据说,知了猴蛋白质含量高达72%,是天然的高蛋白食物。

窗外,知了仍在树上高歌,而知了猴,我已经许多年没有捉过了。

(作者单位: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)